

QING CHUN 青春散场：
SAN CHANG

挚爱 郭敬明

一草·著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散场:挚爱郭敬明/ 一草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6.1

ISBN 7-5054-1454-2

I.青... II.一... III.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6708号

青春散场:挚爱郭敬明

作 者 一 草

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

责任编辑 张宏宇

特约编辑 李耀辉 杨 俊

封面设计 门乃婷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 数 183千字

印 张 15.5 插 页 4

版 次 2006年1月第1次出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454-2/G·0823

定 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青春
挚爱
散场
郭敬明

引子 introduction >>>

2001年1月16日,我将会永远记得,那天有着很好的阳光,深冬的上海显得不那么阴寒,只是风大了些,吹在身上很疼很冷。毕业生的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回老家过寒假,而是留在上海静静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。为此我足足做了半个月的准备——收拾出一张舒服的床、洗好几床干净的被褥、准备了大量可口的零食、制定了多条市内旅行路线……他是第一次来上海,东道主的我一定要好好带他游玩这个美丽的城市。

此人名叫郭敬明,那时,他更喜欢别人叫他第四维,而我则叫他小郭。在此之前我和小郭已经通过网络交往了三个多月,平均每天给对方写一封mail,我们谈文学、谈音乐、谈人生以及其他的种种,我们志趣相投、惺惺相惜,彼此都视对方为最好的朋友,我们理想一致,许诺要在上海为心中的共同梦并肩奋斗、至死不渝。

这次他来上海是为了参加第三届“新概念”作文比赛的决赛。在mail中,郭敬明告诉我他将搭乘1月16日上午8点的航班飞往上海,到了上海他要先和一位姐姐见面,然后再到我们学校找我。

除了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在宿舍静静地等之外,我仿佛并不能做点其他什么。清晨6点便早早醒来,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再次入眠,满脑子全是郭敬明,此刻的他应该在去机场的路上了吧?几个小时后,我们就能见面了,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,我开始激动起来,躺在床上伸手拉开窗帘,温暖的阳光立即钻了进来,洒在我的脸上,阳光明媚一如我此刻的心情。

7点半起床,然后把预备给郭敬明盖的被子又抱到太阳下,事实上,这些被子我起码晒过不下十次,我要让他闻着上海阳光的味道入梦,那种感觉一定会很幸福。

8点钟,童童过来了——童童是我新交的女友,芳龄17,在一所职业

高中读二年级。童童内心单纯、性格开朗，是个不知愁为何物的小丫头，在我的感染下，童童也喜欢上了郭敬明的文字，成了他的忠实读者，因此当她听说郭敬明要来上海且住在我这里时，显得比我还要兴奋，嚷嚷着一定要亲自迎接。

童童带来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相框，是她在韩国买的，她说要送给郭敬明作为见面礼。

当时我们还都没有手机，惟一的联系方式只能依靠我宿舍里的电话。郭敬明在 mail 中告诉我他到了上海后会往我宿舍打电话，但具体什么时候打他却没有讲，因为怕错过他的电话，那天上午我哪都不敢去，连上趟厕所都提心吊胆，奔跑着去奔跑着回。

郭敬明搭乘的那架飞机应该 10 点半就可以到虹桥国际机场，可眼瞅快 12 点了，还是没等到他的电话，我坐在床上，傻傻地看着电话机，都快急死了。

童童不停安慰我，让我不要着急。

“该不会飞机出事了吧？”我突然心里一紧。

“不可能，如果飞机出事，新闻里早报道了。”

“那会不会他下了飞机后就迷路了？”

“更不可能了，他不是有个姐姐去机场接他吗？”

“那……到底怎么了？真是急死人了。”

“别急，等人就是这样的。”童童小丫头说的时候摇头晃脑，仿佛她很有经验。

12 点，电话终于响了，我赶紧接了起来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就听到郭敬明在电话那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到了。”

他的声音特别小，发音又特别奇怪，好像在唱歌一样，反正我是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。

“我到啦……”他的声音大了些，“我现在在人民广场，等会儿就坐车到你们学校，你们在车站接我哦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你别急。”我满口答应着，然后又和他确认了一下时间和坐车的地方。

挂了电话，我兴奋地亲了童童一口，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到了我最好的兄弟来上海啦。

我们学校坐落在上海东北角，从人民广场坐 145 路公交车到终点站

即可到达,全程差不多三刻钟的样子。我心里默默算着时间,然后拉着童童的手满心欢喜地去车站迎接郭敬明。

刚走出校门我又担心起来:从没见过他的照片,等会儿不认识他怎么办?

我把疑惑讲了出来,童童说:“这个好办,我们回去做个大牌子,上面写着他的名字,等会儿举在头顶上不就可以了吗?”

这个主意虽然很笨,但好像也没什么其他办法更好使了,我斜眼看着童童,嘴角带着坏笑说:“平时见你挺傻的,关键时刻脑子还是挺管用的嘛。”

“切!我聪明着呢,是你笨,没发现而已。”不懂得谦虚向来是童童的一大特色。

于是我和童童立即折回宿舍,从墙上撕下一张明星海报,然后在背面用毛笔写下三个大字:第四维。字是童童写的,她从六岁就开始练习书法,十几年浸淫下来,道行颇深,毛笔字写得龙飞凤舞,相当漂亮。

下午1点半,我们赶到145终点站,举着牌子,按捺着兴奋不已的心,静静等候郭敬明的到来。

他会是什么样子呢?等待时,我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,应该会很帅很帅吧,记得有一次他曾对我说,我肯定没见过比他更漂亮的男生,他应该还很时尚,因为他说过在学校时,他一天要换两套衣服。

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激动了——简直比网恋的人和网络恋人第一次见面还要兴奋、紧张。

145公车一辆接着一辆到站,人来人往,可始终没有他的身影。

算时间,他应该早就到了呀!我害怕他出了什么意外,就想回宿舍等电话,可更担心刚离开车站万一他正好到,看不到我们就更麻烦,等会儿找都找不到。

于是只好傻傻地站在车站,望眼欲穿看着每一辆车,心急如焚。

两个小时过去了,他还没到,我已经快等疯了:“肯定是迷路了,”我颇有怨气地对童童说,“小郭简直太笨了。”

童童点点头,表示赞同。

“等呆会儿见到他,我一定要狠狠骂他。”

“你舍得吗?”童童瞪着大眼睛地看着我。

我无言了,是啊!我怎么舍得骂我最喜欢的兄弟呢?

还是别发牢骚了,继续等吧。大冬天的,零下2度,车站里所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,两个年轻人干吗雕像一样在风里站了整整一下午,好像还站得挺有乐趣。

4点半的样子,风更大了,天也快黑了,我们等得快疯狂了。

谢天谢地,5点,他老人家终于到了。

当那辆满载着乘客的145路公交车缓缓停靠在车站时,早已疲惫不堪的我突然来了精神,一种强烈的预感告诉我,郭敬明就在这车上。于是我拉着童童赶到中门位置,眼睁睁看着乘客一个个从车里面走下来。

等车厢里差不多完全空了时,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巨瘦巨小的男孩,穿着件草绿色的班尼路外套,留着稀稀拉拉的齐耳短发,背着个几乎和自己差不多大的背包从车里款款走了下来。

这个男孩非常瘦小,脸上几乎没有一点肉,尖下巴,肤色苍白,眼睛则更小,三角,还有点往里陷,嘴角上布了一层密密麻麻且又黑又长的胡须——整体给我的感觉特别像只大老鼠。

难道这就是我的兄弟郭敬明吗?

我迟疑着不敢上前相认,愣在原地,然而这个小孩子却兀自走到了我面前,翻了翻白眼,瞟了我下,然后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对我说:“你就是一草吗?比我想像中的要老嘛!”

说完这句很无厘头的话后,他便低头径直向前匆匆走去,好像他是主人,他很熟悉周遭的一切,现在他要带我去哪里似的。

只留给我一个无比孤独的背影。

是的,这几年,郭敬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的背影,那么孤独、那么坚毅,永远知道自己下个方向。

而听到他这话,我差点直接晕倒,幸好身边的童童及时搀扶。

我原来还没想过见面后和他热烈拥抱呢!谁知是这个场面?计划不如变化,这话太TM的对。

童童显然比我还要失望,在我耳边小声嘀咕:“你兄弟怎么这么矮啊!好像发育不良哦。”

“别乱说,”我怒嗔童童,“他是我最好的兄弟,你不可以乱说他。”

“干吗啦!矮就是矮,我干吗不能说?”童童耍起了小性子。

我顾不上安慰童童,快跑两步赶上郭敬明,从他身上接过大包——真沉啊!真不晓得他瘦弱的身躯怎么吃得消的,而且还是从四川背到上海。

“怎么这么晚才到？我们等你等了4个小时。”想到下午漫长的等待，我的口气多少有点怨气。

可面对我的责问，这小子居然特骄傲地回答：“哦，我在人民广场买衣服了，就忘了时间，不好意思啊！”虽然是道歉，但他的口吻里却一点愧意也没有，声音依然很小，很冷酷的样子。

而我，在听了这句话后，终于不顾一切地晕倒在地。

童童也追了上来，我和童童一左一右地站在郭敬明身边，带他向我宿舍走去。需要交代的是，我身高1米75，童童身高1米73，因此我们俩站在郭敬明身边足足比他高出一头多，三个人走在一起，感觉非常奇怪，像是两个凶神恶煞正押解着犯人一样。

很快到了宿舍，我给他倒了杯热水，然后放置他的行李，童童坐在电脑前玩游戏，郭敬明则低头坐在床沿，三个人居然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气氛显得有点尴尬。

做事情时，我不时地想和他说说点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，只能心中默默念叨，自己和自己对话。

就在我感到不知所措之际，童童突然说：“我们去亚新生活广场玩吧。”

我立即征求郭敬明的意见，毕竟他刚来，舟马劳顿，肯定非常累。

“我无所谓。”他的话还是很少很冷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让我无法想像眼前这个人就是网络上和我亲密无间，管我叫大哥的那个小郭。

或许他只是怕生、缺乏安全感吧，我如此安慰自己，双子座的人性格就是如此，等过段时间习惯了，自然会好起来的。

亚新生活广场在普陀区，从我们学校过去，要换两部车。

三个人再次走出学校，走到车站，鬼知道怎么上车的人会有那么多，总之当车来时，车门刚打开，还没等我们做好上车准备，后面的人就哄挤了起来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们往前推，我立即双腿用力，稳住身体，同时紧紧抱住童童，才避免被挤倒，郭敬明却因为个子小，加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挤过公交车，就看到他被夹杂在汹涌的人群中带到了车里，然后就不见了踪影。

我吓得赶紧拼命往车里钻，好不容易才挤了上去，然后到处寻找郭敬明，可找不到，眼前晃动的是一张张狰狞或麻木的脸，我的四周都是人，根

本动弹不了。他会不会受伤了？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我不会把他给弄丢了吧？我越来越焦急，顾不上身边人的斥骂，用力垫起脚，扒开人群，伸长着脖子四处张望，最后终于发现他正站在车最后面，小小的身子几乎被挤得变形，双手正紧紧抱着一根细小的钢柱（2001年上海老式公交车上有很多这种钢柱），他不管身边人如何挤压，不管车子如何颠簸，反正就死死抱着柱子，低着头，面无表情，眼神中却流露出一丝恐惧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犹如一个无依无靠的小老头，不管生活如何动荡不安，坚守自己的一小块土地，等待着日开和日落。

他那样子是那么无助、那么孤独、那么可怜……

我突然感到很心疼，那一瞬间，真的好想冲过去，抱住他，保护他，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

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，如果我光天化日下去拥抱一个男人，别人不把我当成神经病才怪。

更何况，车上人实在太多，动都没法动，所以我只能远远看着他，心中满是愧疚。

也不知熬了多久，车终于到站了，下车后我走到郭敬明面前，想说声抱歉，可看到他闪着寒光的眼眸，只能无言。

很快，我们换了辆车，上面人不多，每个人都有座位，我们一起坐在最后一排。本以为可以轻松一点，然而三个人还是无言，任凭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。

我是不知道怎么说，童童是不知道说什么，那么郭敬明呢？他为什么不说话？

他为什么如此冷漠？如此沉默？

寒风透过窗户缝隙吹在身上，心很冷很冷。

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：“小郭，今天一路还都顺风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现在觉得冷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我顿时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实在太无聊，只得闭口，让沉默继续疯狂蔓延。

“小郭，这个我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”童童突然从包里掏出相框，递给了郭敬明。

“谢谢。”郭敬明抚摸着相框精美的边框，总算说了个让人觉得温暖的词语。

或许就是这个简单的词汇给了我新的勇气，我又问：“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好文章呢？”

“有的，前几天我看到了一首特厉害的诗，是‘榕树下’小引的作品。”郭敬明抬头看着我，语气要比前面热烈了很多，看来，说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了——他说的这个小引我见过，就在不久前“榕树下”举办的第三届网络文学大赛上，我见到了荣获诗歌组第一名的小引，一个高高帅帅，留着长发的大男孩。

“哦，小引的什么诗啊？”

“题目叫《简单的情诗》，写得太好了，要不我背给你听吧？”说完，郭敬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。

“好啊。”我冲他点点头、并且微笑。

郭敬明把眼光投射到窗外，缓了缓，然后慢慢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背了起来——

成都黑不黑 / 嗯，成都的夜 / 黑不黑 / 你的眼睛黑 / 还是 / 青城的寺院黑 / 嗯，我问你呐 / 你的长发黑 / 还是 / 我的思念黑 / 回头吗？ / 还是要上船的 / 春潮来临 我就走 / 不过水还没有涨起来 / 那个浅滩 还在 / 想起那天夜晚 / 你的围巾遗忘在那里 / 那里听得见 四川的心跳 / 还有还有 / 你的心跳 / 在很久很久以前 / 云贵边境 / 你的故事长在土里 / 长在土里 / 就是一棵桃花树 / 就是一段粉红色的 / 歌曲 / 骑着马走啊 / 骑着驴走 / 骑着风走啊 / 骑着山走 / 谁？ / 陪着阿诗玛回家去 / 只要一想起你 / 桃花就落满山头

郭敬明一口气将整首诗背了下来，小小的眼睛里闪烁着光亮：“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？”

我不知道他是问我诗本身好还是他背诵得好，反正我觉得他挺神奇、挺了不起的，他总是可以说出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，而且这些事物本身都非常美。

“你太厉害了，这么长的诗歌都能背下来，而且背得特别好听。”我真心诚意地赞美。

听了我的话，他的眼睛更亮了，似乎沉浸在某种氛围中，继续陶醉地说：“小引是我最喜欢的青年诗人，他的《西北偏北》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，我再背给你们听哦。”这次他没有再征询我的意见，而是直接用他那奇怪的四川普通话背了起来——

西北偏北 / 羊马很黑 / 你饮酒落泪 / 西北偏北 / 把兰州喝醉 / 把兰州喝醉 / 你居无定所 / 姓马的母亲在喊你 / 我的回回 我的心肺 / 什么麦加 什么姐妹 / 什么让你难以入睡 / 河水的羊 灯火的嘴 / 夜里唱过古兰经 / 做过忏悔 / 谁的孤独像一把刀 / 杀了黄河的水 / 杀了黄河的水 / 你 五体投地 / 这孤独是谁

“耶……真的好棒！”童童大声鼓起掌来，引得车上的人纷纷侧目。

“谢谢，小引还有很多诗很美，以后我再背给你们听哦。”

“太好啦！我喜欢听你背诵诗歌。”我发现童童其实比我更会说话，因为她不会伪装，喜欢不喜欢，都会流露于表。所以，此刻，她夸赞郭敬明的语气和神态让人绝对相信。

“我也很喜欢听的，小郭，你真的很厉害。”

慢慢的，我们之间的尴尬开始悄悄消融，大家的话都多了起来，开始商量等会儿到了亚新生活广场怎么玩、玩什么。

“亚新生活广场可好玩了，那里有鬼屋，我最喜欢进去了，里面的鬼一点都不吓人，对了，我们等会儿去拍大头贴吧，上个月那里刚从日本来了两台新机器，我还没拍过呢。”谈到玩，童童就兴奋。

只可惜我和郭敬明都没理睬她，气得她对我们直瞪眼。

“一草，我这次考试发挥很好呢，居然进了全校前十名哦。”郭敬明突然说起了自己的成绩。看来他的确只对自己在乎的话题感兴趣，非常自我。

“这么强？那你肯定可以考上复旦。”

“可能是这次发挥得比较好吧，我成绩一向很诡异的，没人能够搞得懂。对了，我给你们认字吧——天秤座的‘秤’怎么读？”

“读 pǐng 呀。”童童抢着回答。

“不对，读 chéng，”郭敬明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笑容中有点得意的色彩，“那英有首歌曲叫《梦醒了》，里面有句歌词‘手指着远方画出一幢幢房

子’，这里‘幢’怎么读？一草，你回答。”

“读 dòng 吧，那英就是这么唱的。”

“也不对，读 zhuàng，哈哈，那英唱错啦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童童和我也跟着大笑了起来，笑声冲淡了所有尴尬，让我们变得零距离。

一边大笑，我一边眯起眼睛看着郭敬明，我的好兄弟，三个月来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开始一幕幕在眼前慢慢浮现。

我情不自禁抓住他的手，柔声问道：“小郭，还记得当初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”

“怎么会不记得？一开始我还以为你是女人呢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我们再次一起乐了起来。

是啊！我们的相识是那么富有戏剧性，随后的交往又是那么有缘分，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美好，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深深怀念。

1

—— 引子 introduction ——

1

—— Chapter.01 初识“榕树下” ——

- 一 天!郭敬明居然认为我是女人
- 二 “新概念”产生上海帮,个个太猖狂
- 三 文字天才郭敬明,“榕树下”一鸣惊人

14

—— Chapter.02 兄弟情深 ——

- 一 以文字的名义,我们惺惺相惜
- 二 互相评论,态度真诚
- 三 我和郭敬明比赛模仿安妮宝贝
- 四 走遍上海大街小巷,终于找到他要的音乐
- 五 神秘的小A,到底有没有
- 六 面对“新概念”,双子座郭敬明情感复杂
- 七 我为他偷“新概念”报名表

37

—— Chapter.03 第一次上海相见 ——

- 一 “热得快”事件
 - 二 郭敬明帮我写分手信
- 三 郭敬明的爱情
 - 四 他居然提前写好了决赛文章
- 五 决赛

60

—— Chapter.04 深爱郭敬明,情路好辛苦 ——

- 一 我和郭敬明的女友开始交往
- 二 明明有爱,为何又拒绝?
- 三 我劝郭敬明女友离开他

81

—— Chapter.05 兄弟决裂 ——

86

—— Chapter.06 兄妹三人的幸福生活 ——

- 一 突如其来的道歉
- 二 兄妹三人,幸福“生活”
 - 三 爱与痛的边缘——郭敬明的第一本书
- 四 签约“榕树下”

111

Chapter.07 悲惨岁月

- 一 从上海到苏州,颠沛流离
- 二 背叛及挑战
- 三 功亏一篑
- 四 我把郭敬明介绍给颜歌

134

Chapter.08 上海再次见面

- 一 半夜偷看他的脸
- 二 颜歌给郭敬明算命:精准的预言
- 三 复旦大学,我们摇摆的青春和梦想
- 四 再战“新概念”、蝉联一等奖

154

Chapter.09 红颜祸水 风波再起

- 一 敌人
- 二 最美的岁月

183

—— Chapter.10 战争 ——

- 一 又一个疯狂爱着郭敬明的女人
- 二 争抢郭敬明,两个女人大打出手
- 三 扑朔迷离的“郭敬明抄袭颜歌”

202

—— Chapter.11 上海第三次相见 ——

- 一 我们都回不去了
- 二 他吹牛说他要到书城签售

216

—— Chapter.12 抄袭的两头 ——

- 一 一个半月写成《幻城》
- 二 我给郭敬明推荐《圈里圈外》
- 三 天涯纷飞,各奔东西

228

—— 后记 postscript ——

初
识
『
榕
树
下
』

Chapter.01 >>>

“其实我们都是寂寞的小孩，我感到我们对待很多事物的理解是一致的，我似乎可以看到多年以后，当我们回味青春所有的伤痛，会发现过往的一切其实都像杨花，绽放时纷纷扰扰很美很艳，绽放后却烟消云散。”